

軍閥別傳之一

閻錫山之興滅

陳少校著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陳少校著

閩錫山之興滅

香港致誠出版社出版

閻錫山之興滅

著者 陳少校

出版者 致誠出版社

香港北角馬寶道六十四號

承印者 順利印刷廠

香港鰂魚涌華廈七樓A座

定價 五元五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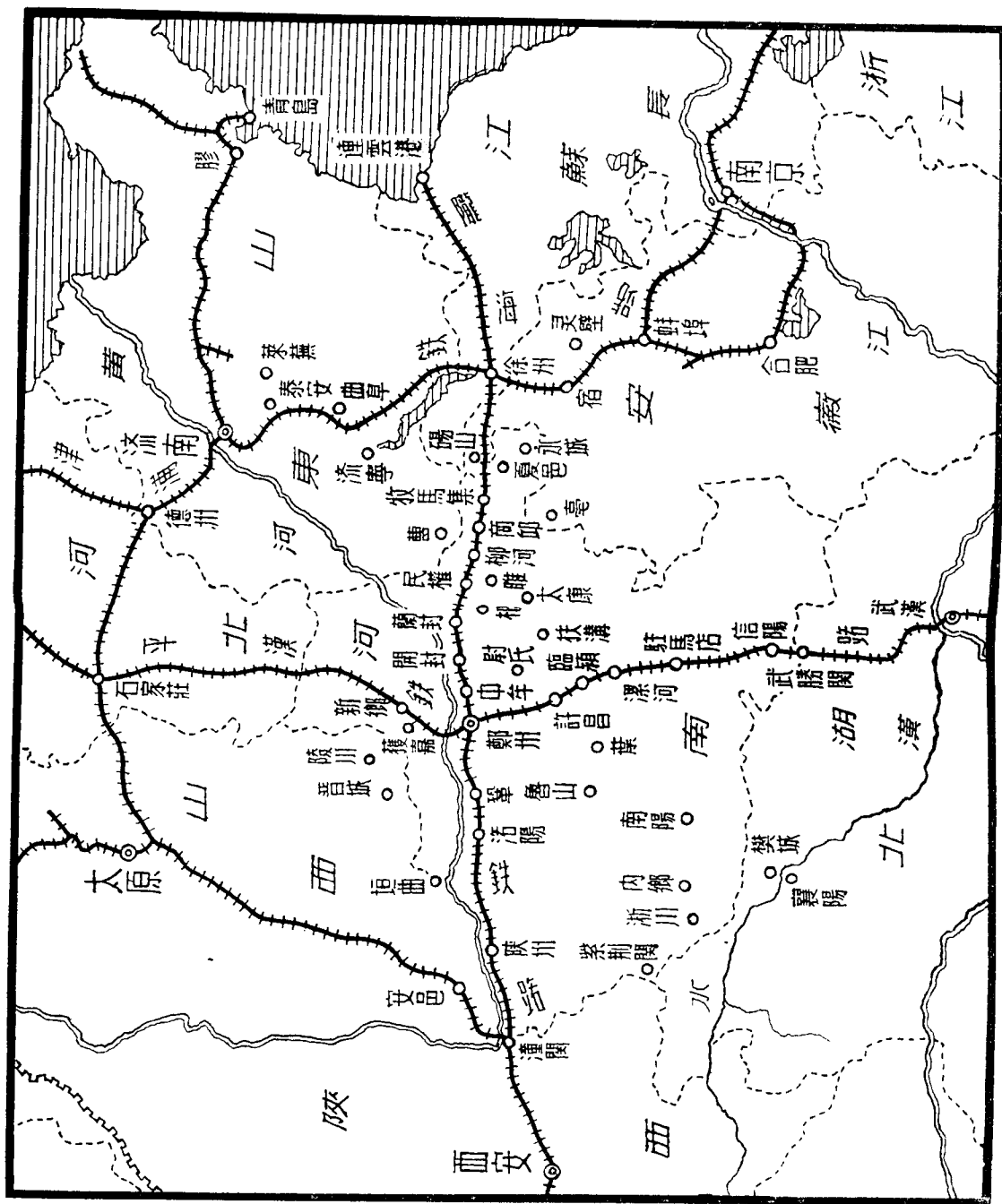
一九七二年五月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內容提要

軍閥禍國殃民，人所共知。但彼等本質相同，內幕殊異，各有憑恃，則不同背景，又極之複雜。本書爲「軍閥別傳」之第一種，以閻錫山爲重心，寫其於辛亥革命時自封爲山西都督起，至被趕出大陸爲止。中有閻蔣鬥法、閻馮分合、中原大戰、閻日勾結等曲折內幕。特別是抗戰期間閻錫山與日寇之間的種種密約和文件，爲外間所未見，本書原原本本寫出，更屬珍貴。

閻錫山與日寇



蔣馮閻「中原大戰」地區圖

目錄

第一回	詭計多端 早年練就狐狸技 自封都督 別人革命他搶官	一
第二回	首鼠兩端 常爲投機留地步 一心固位 千方百計大擴軍	十
第三回	各懷鬼胎 蔣介石會商編遣 避人耳目 閻錫山化裝溜人	一九
第四回	合合分分 變化如三國演義 眞真假假 戲台看名角登場	二七
第五回	西返潼關 馮玉祥決心反蔣 暗中買賣 閻錫山腳踏兩船	三八
第六回	大戰將臨 雙方均調兵遣將 閻馮會議 選定各進攻目標	四九

第七回

序戰剛開 劉茂恩倒戈投蔣
實力調整 閻馮軍猛烈進攻

六〇

第八回

佔濟南後 晉軍兩將生磨擦
中離間計 孫殿英部棄亳州

七一

第九回

迅速北進 十九路軍佔濟南
遲誤失機 閻部紛退黃河北

八二

第十回

七路總攻 馮軍泥水中苦戰
九月開府 各派在北平登場

九二

第十一回

發通電後 張學良派兵入關
被蔣收買 馮玉祥部下四散

一〇二

第十二回

外崩內裂 西北軍終告瓦解
接受改編 閻錫山揚言出洋

一一〇

第十三回

返照回光 汪精衛唱收場戲
明退暗進 閻錫山重返山西

一一九

第十四回

圖固統治 閻錫山組黑社會
草菅人命 不聽命者要自裁

一二九

第十五回

以舊蝕新 閻錫山圍襲新軍
堅持抗日 犧盟會率隊北上

一四二

第十六回

勾結日寇 公開宣揚亡國論
極度自私 對於抗戰乏信心

一五四

第十七回

替罪羔羊 李服膺成槍下鬼
暗中談判 日寇讓渡孝義城

一六五

第十八回

汾陽簽約 趙承綬等演醜劇
閻日合作 交換情報及物資

一七八

第十九回

會議安平 閻錫山中途逃遁
有相爲証 日本人大散傳單

一八九

第二十回

政經軍事 閻日僞全面合流
實行三光 岡村寧次被擊敗

二〇一

第廿一回

閻軍渡汾 日寇在橋頭迎接

二二二

勝利將屆 漢奸均分別加官

第廿二回

抗戰結束 閻錫山留用日軍

二二五

省會太原 竟仍是敵人天下

第廿三回

共同反共 太原成立合謀社

二三六

冒昧進攻 大批將領均被俘

第廿四回

太原解放 閻日武力全完蛋

二四七

巢破鳥飛 又向美帝送秋波

第廿五回

巧取豪奪 開設銀號放高利

二五九

勢來財至 官僚買辦一身當

第廿六回

不斷作惡 靠外國勢力撐腰

二七〇

渣滓難留 被時代洪流冲去

附：蔣馮閻「中原大戰」地區圖……………後裏封

第一回

詭計多端 早年練就狐狸技
自封都督 別人革命他搶官

軍閥殃民禍國，盡人皆知。但各個軍閥之形成，有其不同的背景。其殃民禍國則一，但其表現則各有不同；其反動的本質則一，但其內部構成則因人而異。加以研究分析，對於認識近數十年來之中國社會，亦未嘗無助。故欲不計愚淺，試草軍閥列傳。現在且先說閻錫山。

在數十年來的軍閥之中，閻錫山是比較重要和比較突出的一個。他自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以後，即竊據了山西的統治地位，直至一九四九年太原解放，才被趕出山西。在前後三十多年之間，他一直殘酷地統治着山西人民，在舊中國的軍閥之中，掙扎的時間最長。從各方面看，他都有他的「特色」。

閻錫山是一隻老狐狸，也是一個老妖精，他詭計多端，手段陰毒，面孔時時變，而反動的本質不變。他有一套所謂「自存與自固」的策畧和方法，常以其「存在即真理，必要即合法」的理論，爲自己立身行事的準則；並以此鼓動其部下，爲他個人利益効

忠。他就以這種以絕對利己爲最高目的的「道德標準」，在舊中國縱橫捭闔：今天反蔣，明天附蔣，今日聯馮，明日賣馮……，極反覆變化之能事，集封建反動之大成。而在國外關係方面，則自始至終，與日本法西斯軍人暗中緊密勾結，到了抗戰期間，則表面上叫喊抗戰，實際上降敵叛國。他和日寇舉行過不少次會談，也簽訂過多種協定，成爲蔣介石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認真執行人之一。此中內幕，除了他的重要親信外，他人鮮有所知，亦有加以揭露的必要。

閻錫山爲鞏固其對山西的統治，曾先後有過幾種封建性和法西斯性的組織，先則有所謂「公道團」，繼又有所謂「民族革命同志會」，再後更有原始神秘的幫會式的「鐵軍」組織。既富土皇帝色彩，又具法西斯氣味，中外古今，雜交雜種，足與蔣介石「南北爭光」，盡異曲同工之妙。

這個老軍閥還有一套亂七八糟的理論和「主義」，他在早年，曾印行過「軍國主義譚」，大吹日本的軍國主義；抗戰期間，又大講過他的甚麼「物勞主義」，搞過所謂「變新運動」；及至將死之年，還搬出他的所謂「大同主義」來，夢囈妖言，喃喃在口，甚至說實行了他的「大同主義」，則全世界都可以幸福平安。他曾發表「高論」說：「反共國家不提出大同主義來，戰是困難，不戰是滅亡；提出大同主義來，不戰是和平的

完成大同，戰是勝利的完成大同；現在提出大同主義來，是人類的希求，時代的使命，亦是反共國家存亡的關鍵。孟子說：『爲淵驅魚者獮也，爲叢驅爵者鷃也，爲湯武驅民者桀與紂也。』今日可以說，爲共產主義驅農工者資本主義是也；爲大同主義驅人民者共產主義是也。『真可謂，垂死之聲昏以妄，只能供人一笑！不過，從閻錫山的「軍國主義」到他的「大同主義」，亦可看到這一類人之終被拋出歷史軌道的必要性。既然要講到這個山西老妖，也不能不帶上一筆。

閻錫山是山西五台縣河邊村人。在光緒三十年至宣統元年期間（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九）曾在日本振武學校及士官學校留學。在那個時期，他就與後來作爲侵華主將的一批日本軍人認識：其中如岡村寧次，當過閻錫山的隊長；板垣征四郎，當過他的教官；土肥原賢二則和他同過學，並且在聯隊實習時是同棚。這些人後來都成爲日本極端軍國主義的重要分子和日本軍人少壯派的首要人物，執行「侵華反蘇」政策，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都成了甲級戰犯，却成了蔣介石的座上客，共同策劃反共，且由蔣把他送回日本。

就在留學時期，閻錫山對於這批人已經五體投地，極意巴結，尤其是與土肥原之間，過從更密。他的軍閥思想和軍國主義式的頭腦，在那時期已經成型，他回國以後所極力鼓吹的，也就是這一套。一九一五年，他就已經叫他的書記官崔文徵，將他在日本

的筆記整理成書，名之爲「軍國主義譚」，廣爲印發，以推銷他那套理論。

他在該書的序言裏說：「曩予留學東瀛時……嘗欲研究其強盛之由，進而考其政教風俗，凡社會所表現，報紙所記載，隨在均含有軍事意味，純然軍國主義之國也。……惟冀於吾國軍事前途，有當萬一，竊用自幸多矣。」可見他對軍國主義的推崇。

他對日本法西斯軍隊的野蠻訓練，不問其目的如何，一味深致敬佩。他在「軍國主義譚」裏說：「……其練凍也，而一營全數僵死於野者有之；其練熱也，而成灼瘡者有之；其練跑也，至大多數絕倒於地者有之；其練飢也，至一晝夜之操練而不暇飲食者有之。……彼國近年教練，每至疲勞困乏之不勝，有自斷其指者，有臥於鐵軌之中爲火車壓死者，究未聞有不堪其苦而能逃逸者。……此種心理，純係國民武德教育之功效。」

不但如此，他對於日本統治者爲侵畧目的而實施的愚民教育，也備致其傾慕之忱。

他說：「曩遊日本宏前，見有軍隊過市，婦孺合掌，喃喃致祝，狀類敬神。……愚（閻自稱）入聯隊時，秋操演習，一晝夜未息，趾血迸裂，痛不能行，與同伍偕至某町，遇一紳而慰之曰：『君等爲國宣勞，如此其苦……』隨奉酒食，堅不受值。愚告以係中國人，紳仰思而曰：『予愛軍人，何分國籍。……』噫！如日本之待軍人，可謂神明之骨肉者矣！」從那時候起，閻錫山就充滿了親日、媚日、崇日、恐日的思想，就準備使自己

成爲如此被「愛」之軍人，並使他統治下的人民，都成爲日本「一紳」那樣的奴隸了。因此，當他開始登上山西政治舞台的時候起，一切軍政措施，便多仿照日本而行。所以當時的人，曾用「閻錫山是小東洋」一語，加以諷刺。

光緒宣統年間，太原有一所山西陸軍小學，閻錫山自日本返國後，便在那學校當教官。

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各省留學日本士官學校卒業學生，齊集北京覆試，山西的閻錫山、溫壽泉、黃國樑、姚以价（維藩）、喬煦、張瑜等多人同時赴京。他們當中，有不少是同盟會會員，故亦乘這個機會，互相報告各省革命現況，及計劃以後進行事宜。他們在覆試以後，又分別返回各省，凡覆試合格的人，均獲提升，於是溫壽泉被升爲山西教練公所總辦兼陸軍小學監督，閻錫山升爲第二標教練官（就是副標統）。後來，又因爲第一標統齊某內調軍諮府，即由黃國樑任第一標統；第二標統夏學津調山西軍械局總辦，閻錫山即被任升爲第二標標統。當時，山西新軍有一個混成協，「協」下所轄就是黃、閻兩個「標」。「協」相等於旅，「標」相等於團，每「標」轄三個營。姚以价任一標二營管帶，張瑜任二標二營管帶，喬煦任二標三營管帶。因此可以說，那時候的山西新軍，基本上已落入同盟會會員手中。新軍均駐於太原城內外。新軍之外，

其時山西境內，尚有舊軍巡防隊二營，每營二百人左右。這就是辛亥武昌起義前，山西的軍事概況。

武昌起義消息傳到山西後，太原人心浮動，作爲新軍標統中的同盟會員的閻錫山，其時日夜籌謀的却不是如何響應起義，而是如何「自存與自固」，俾可左右逢源，使自已居於有利的地位。從那個時候起，他已充分表現了投機分子的特性，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

他每天秘密到督練公所，與總參議姚鴻發、督辦潘立彥協商應付局勢之法，但一時亦苦無良策。不久，西安義軍起事，山陝只一水之隔，太原人心更形浮動，閻錫山忽然喜曰：「好機會來了！」

姚、潘等人一聽，均問他「喜從何來？」閻錫山說：「太原方面只有一人可怕，這個人就是姚以价。我一向知道這個人，可是無法把他調出去。晉南離西安很近，他的老家就在那邊。現在西安既已起事，最好就派他帶兵到沿河防守，乘勢把他調出去。只要多給他一點錢糧，他必定肯去。這樣，太原便可保無事了。」

衆人聽了他這個計策，都連聲稱「妙！」於是，即請姚到公所共議，同時請山西巡撫陸鍾琦下令：「姚以价歷充各營管帶，教練有方，現所部爲模範營；茲因時局不穩，

派赴晉南沿河一帶防守。」（兩標步兵共六營，姚曾歷充其中三營之管帶，並曾充其他三營的總教練。）

閻錫山與清朝官吏合謀，就這樣，想用調虎離山之計，把姚以价遠調去出。而他自己的三個營，則可踞守於太原，手抓兩頭，腳踏二船，看風駛舵，無往不利了。

可是，既要姚遠出担任河防，姚就提出要領子彈（因各營一向無子彈）。這樣一來，閻錫山他們又躊躇起來了。他們怕姚把子彈領到手，却又遷延不走，那豈不更麻煩？於是又對姚說：「這裏的子彈都已時久失效，已派溫壽泉到河南去領新子彈，你可以先出發，隨後即趕緊送到，決不使你感到缺乏。你的家眷住在省城，要甚麼送甚麼，決不會受到委屈。」但姚以价知道溫壽泉去河南爲的不是領子彈，看穿了閻錫山他們不過是哄騙，因此說：「世界上沒有不帶子彈出發的隊伍！」意思是：如果不發子彈，那就不走。

這樣僵持了兩天，閻錫山又向清朝官吏獻了一計，說子彈可以發給姚一點，但要姚先定出發日期。姚部就駐在太原城外十里堡，而且說，「只要領到子彈，便可出發。」閻等無奈，終於在是晚十時，把子彈送出城去。子彈一送出城，便立刻把城門緊閉起來。